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五十八目錄

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韓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并序　歐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
序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歐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歐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歐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
序　歐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右[illegible]
贈太尉[illegible]公[illegible]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曾
[illegible]空兼侍中文惠陳公[illegible]道
[illegible]碑銘　并序
鎮[illegible]下平章事贈[illegible]師中

文編卷之五十八　神道碑銘

武　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　陽　門人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　帛子行　校刊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

監司　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

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

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發右補闕還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

特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
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爲
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
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
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猶省問爲
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
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
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
出巡人塡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
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

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于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

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
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
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
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好銘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
道由是堙有忒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秩秩而積涵涵而停辯為之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
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限上邪不用秀出班行
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上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
發帝之令簡古而存不比于權以直友寬戢撼挫擾
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
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
使安其沐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
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嘉稽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
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
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知恃其所乃悟乃謳化成有代
惠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續志于斯石

以遠彌高　平實無疵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

平叙多用虛說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去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

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
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
譏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姦言一不以繫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
以負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
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
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
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卿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皆始學至老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貴不衔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其泉始侯
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
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
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
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正虛整散文片

監司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鍇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叙世系亦錯綜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于公爲曾祖走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生公諱儋少依毋

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欺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京兆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三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闕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賂省娉嬉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詆征
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々八月庚戌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
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詆吏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總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甠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銘有風刺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
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變虛質片

卿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
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
逞迺巡遇述遷造輿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
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其所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
刺州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淸河於今爲宗城
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林徵爲麟臺正字父
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
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
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
簡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
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
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
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淸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

南倉曹魏公賈躭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

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詔[illegible][illegible]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總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位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碣碣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鄜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蘄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比之刻文碑石

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簡正片實

監司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韓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贊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
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隄岳
城横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
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
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
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稟餓人蜀闢誅
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
李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
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饞其說響

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
府得錢十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
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
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
左散騎常侍以其禄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
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
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
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
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

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illegible]邦伯朝夕入事下完上實
歸于其鄉鄰寇逼佔營[illegible]心嚮山牆屋脩施褒功刻表
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邇疾不能廷食禄卒齒
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下終咎伊我襄陽
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
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正實質簡整散片、

此篇與鄭儋文例看一虛一實較然

將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頴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頴溼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

根

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
吴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
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
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

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
令震駴命劉鍔語訥以其卒三百人待命千門數之以數
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
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
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
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
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
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
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
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之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

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定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

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忠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疋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太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一月三日薨于永崇里

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
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
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
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
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
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
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

拙

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鎭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
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
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
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
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
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嚬呻與其睍眗左顧失視右顧而毖蔡先鄭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生莫拔生莫與榮
殁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昜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只敘作相時事餘官不敘一事

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
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
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太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
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會國公
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
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
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
諭杜重威吏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
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

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

郎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
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
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
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
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
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
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
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
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
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

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

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得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仕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

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
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
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
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眞宗悔復馳
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
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
而卿病如此因命 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
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

著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月一朝視事遇軍
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
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白公病使者存問日常
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
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
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
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
於開封府開封縣新[illegible]　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
夫人後公五年卒子[illegible]　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

贊善大夫沖次曰[illegible]氏適太子太傅韓億次
適兵部員外郎[illegible]蘇[illegible]次適右正言范令孫
次適龍圖閣直學士[illegible]呂公弼公事寡嫂謹
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illegible]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
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官[illegible]不知爲驕侈兒子睦欲舉
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
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
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
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睹可謂至哉
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配

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
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
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
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爲銘
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
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宜　　眞魏公配食公相眞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　　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　　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　　不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

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勤夫權　閔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廿誰右　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而　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實質整總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歐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
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
陳氏世有顯人至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

令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
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
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自翔巳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盧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戸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擢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
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illegible]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㑹[illegible]鄆州累官至戸部侍
郎景祐四年四[illegible]下平章事公為人
剛毅篤實好古[illegible]所至必聞潮州惡
此文與杜祁公文同而中[illegible]議
谿鱷魚食人[illegible]或于市以文告而
戮之鱷患屏息[illegible]咀鱷而聽令公戮

鱷而懼所爲[illegible]華化而利人一
也吾潮間[illegible]公在潮修孔子廟韓
公祠率其州民[illegible]州遭歲大飢公
自出米爲糜以[illegible]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
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illegible]患邪蓋以令率人不若
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illegible]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
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
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
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
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

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公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經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縱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

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巳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讙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

文詁由是獲免公十總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常以方
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
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
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入學守二事于此文錯綜
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
文與修眞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
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
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
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
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詘後晉公益用

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
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
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
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
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
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
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
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
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

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迷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

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賔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
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
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
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
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
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汙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若齊尚書中書

儀冏太師祖考在前曾孫丕丕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鑾實質片整總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參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奇出）
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說出范公精神）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公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僣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説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叙治邊事詳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不走追者不渡而河外

果者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屛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

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

事止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尊文辭華靡
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
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
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
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
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
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
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
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
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

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祀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藩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以及其士民芒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逡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宄根
公居三年怯勇憜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惟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變貫簡文總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參政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勳階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
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
序
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
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

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太中祥符四年服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
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
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
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
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巳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逆之使者妄有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

鄭若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
民一而城中火起吏知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
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
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
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
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
捕斬之[illegible]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
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
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
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

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

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
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
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
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
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
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
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
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

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能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

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

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逍

曾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
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
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
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
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
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達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

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
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
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
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
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
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
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
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
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
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

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
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
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
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
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
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
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
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
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

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
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
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
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
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
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
以聞眞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
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
以佗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

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
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
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
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准南發運使具舟送之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
府記室条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戸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
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每

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益參與機密
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
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愥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
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
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
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
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
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
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

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
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
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
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
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
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
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
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
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

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
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
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
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
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
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
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上訓及眞宗實
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羣玉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
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

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
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
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
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曁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于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奪旣亡矣孰爲乎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乎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來昭厥後
正實疾亂散

州鎮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始興襄公旣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雅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爲郡人榮至於褒䘏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葢褒有
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謹
以爲請

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既以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廻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

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阯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

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累疏諭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輯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

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
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
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
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
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
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
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
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
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

經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
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
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
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千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正、實、片、簡、

雅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會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眞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

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

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

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

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

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

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

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

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以却]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
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
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
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
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
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
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
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駮曰法當原公以謂盜
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

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
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
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
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權知荊南
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
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

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出追去荆人比公爲子産召爲
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爲稱
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
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
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
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
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身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
小哉豈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

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
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正、實、片、簡、散、

後帳搭前帳後事在前用前事撞後事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奇絕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
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
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前段說上之信順尚賢此却轉到）
（司馬公身上說下）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

文勢如波瀾而川動誠然萬斛原泉也

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長人者蓋千（婦人孺子在其中）
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叙事錯綜其勢如龍蛇之不可捕）
至不得行衛士（軍牢）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
歸洛遼人夏人（夷狄）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
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
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
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
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
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
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

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潦后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

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總結）
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以上議論以下序事）
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
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
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
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
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
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中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

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
勇爲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
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
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
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
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
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

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
未舉以前以言叙以後以行事叙
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
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
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
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
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
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
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上方祀明堂禮成
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

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文說到神宗上最奇）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

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疏之未
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
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
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
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
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
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
直是文人之豪也
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
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
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
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

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從半空中起出絕好樓閣議）未足（以有此高手）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薦于淸廟神考之功

變簡文貫虛亂總

文編卷之五十八　終

文編卷之五十九目録

碑銘

南海神廟碑　韓
處州孔子廟碑　韓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
箕子碑　柳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
黃陵廟碑　韓
湘源二妃廟碑　柳

平淮西碑并序　韓
柳州羅池廟碑　韓
表忠觀碑　大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大蘇
袁氏先廟碑　韓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
曹成王碑　韓
饒娥碑　柳
龍安海禪師碑　柳
塗山銘　柳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武岡銘　柳
伍子胥廟銘　王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三槐堂銘　大蘇
九成臺銘　大蘇
擇勝亭銘　大蘇
鼎硯銘　大蘇
文與可琴銘　大蘇

[illegible]	韓
文與可琴銘	大蘇
赤硯銘	大蘇
擇勝亭銘	大蘇
九成臺銘	大蘇
三槐堂銘	大蘇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伍子胥廟銘	王
武岡銘	柳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帛　子行　校刊

南海神廟碑　韓

敘事中造語

起便爽朗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朝廷之嚴於事神如此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刺史有特慢神如此）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前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提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事神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賔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攺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 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丏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
用其才良而廪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奇

處州孔子廟碑　韓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
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
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爲顔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
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
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

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守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
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
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邇濶僻陋
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粲穆布列
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
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
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
獲承旣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
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
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斝爵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

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譽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瞢其道若瞽天地之大褱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化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惟德之遺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咸會皇嘉有攸告
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
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偏于海邦服冕陳罍州邑攸同
感忻以歆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昀昀其原
旣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
潔茲罍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禀伊秩以豐其儀
以壯其室新宮旣成烝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
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
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無世有頌辭益恢其多公斯考禮

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
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太邦以和侑酳申申
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亦奇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

彖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玅　箕子碑　　柳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玆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繼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妙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
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絕奇
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
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
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
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
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
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
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
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
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
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
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

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
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
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
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
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
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侍郎
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
曰故制𢶍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𢶍赤白

隳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缺

昌黎公至意平覈便想豈奇語

祈昨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萃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恠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我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銘亦絕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楚歷短寤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二士恩立廟以祀王之閒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土嘉貞守堅嶠之後達夫鄜之王殁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々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及要復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九王死于仁彼以暴嚢文追作誄
刻示茫茫

黃陵廟碑　韓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之二
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

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之徒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辭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大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

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
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
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
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
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
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
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
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
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湘源二妃廟碑　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餉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敺祓虔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冀其躬
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
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旣醽椒馨爰糈
亂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熻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
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稟用積餘以就爾功
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絜嚴淸閒
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旣安止邦人載喜
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滑滑湘水如舞將子無譏
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平淮西碑一首并序　韓

此書法嚴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只是叙事不着一句議論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决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
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
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
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
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
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
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
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

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
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
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
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贖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焉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柳州羅池廟碑　韓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表忠觀碑一首　　大蘇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骨爲城釃血
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彊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巋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大蘇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

轍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關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
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
牲雞卜羞我觴於燦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序 袁氏先廟碑 韓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旌節朝京師留
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
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
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
稚昧於長久惟敬繫羊豕幸有石如貝著先人名跡
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詁

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修
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
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委祉
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
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
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
間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道
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
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

突元諱

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頴孝侯生
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塋
甍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
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
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
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
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
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
窒歸咸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會大父大父皇考比三
世存不大夫食殺祭在一宇孫雖將相能致備物世躋

遠邇禮則益不及怠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
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
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
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平而鉅
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荊
略芭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
以敎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祊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
丞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
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

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茲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直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袞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

公諱燕奇字燕□而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州司

烈考文諱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於戎帥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
用策書體
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
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
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
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
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

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偕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

毋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俾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

既明且慎終老無釁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
思顯勳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曹成王碑　韓

直叙　○太史公文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此文有意於造奇語者也
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追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掊鎻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虔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譏王之遣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厓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忠諱良蓋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主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與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

老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
賊遻嘬鋒蔡山踣之剜斬之黃梅大蘄長平鍨廣濟
摲斬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
求界中拔安三縣敘事處亦暗做太史公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踏
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
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
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兼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
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
陳兩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

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執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皇

銘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

詩之辭曰（敘畧者詳之于銘）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銘亦務奇語）

畏塞絶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畯功蘇枯弱強齵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誌

饒娥碑　　柳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

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悠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纖葛絺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

[illegible]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
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趙姬完父操梓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
來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
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
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誌

龍安海禪師碑　柳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没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眞眞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

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惑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眞混萬而歸一則眞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

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眞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郎
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
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
某李公某侍郞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
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朞元
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覺泊懐直浩初等
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
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郞
師始爲釋其父逹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峋嶁山終

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
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殘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絶異
表正失惑貌昧形静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黙
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
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
象物徒設眞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塗山銘 并序　　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

極威儀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好議論

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
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
咸會虞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
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疊雖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
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執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
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illegible]

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之以周穆遐追遺法俾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猷抑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羣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illegible]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旣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著定混區傳祚後亂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佐命
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内禪元臣繼天而受命
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
奇論
秦德暴戾皇天疇庸眷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
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
厥祀故由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
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
行嘉謀禹之苗也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
度以大帝業卨之裔也淮陰整旅天兵導揚靈威覆
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

國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
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畫炎運者必唐
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
探昊穹之奥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子大澤以承
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羸以混諸侯
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
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
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
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
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

之下寬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
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郛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
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
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
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
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其本宇內成其制而心
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
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
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
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卿

丕遵其容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丕
流其神惓相舊邪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
遺烈安如不昚其神化大祐於下上歟然則展敬乞
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廸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特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
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泰羅旣離鹿駭東夏
長蛇封豕跆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
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桀震疊威聲布流
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
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

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湮克承祟祟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虆鼓遂據天位莫思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舊典嚴恭閟㙛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武岡銘 并序　柳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竄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聞不震不讋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
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
甚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
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
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持

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嶆巫水之礴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承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蝥賊由公而仁我始冠酧由公而覯山畋澤獻㺄賦于都陶宂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

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宂之册有犀之顛
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
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伍子胥廟銘　王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
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
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
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
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絶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與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予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

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大蘇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念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
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大蘇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
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

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

𤇾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大蘇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凉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𣏐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

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歿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鼎硯銘　　大蘇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睗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如幻詭

文與可琴銘　大蘇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文與可琴銘　大蘇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

應指而長言者似以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以僕